
明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九　　列傳一百九十

陳登雲　吳達可　子正志　田大益

何爾健　李時華　翁憲祥　弟愈祥

余懋孳　賀仲軾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縣有大猾號五龍者置之法履度民田以三等定徭賦有罪者得墾田贖自是歲增百餘頃為置廬舍具牛種益招集流庸教之樹畜民業日蕃政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功令得敵首一予五十金然給發不時貧卒不能待則鬻之富人富人累級

冒功坐濫崇秩致邊防日壞登雲請速首功之賞以
弭積弊時不能用十四年玫巡山西歲大饑數條上
荒政且請弛群池及五臺山禁令民得採樵伐木易
粟療饑並報可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
早決由貴妃外家陰沮之也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
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藏禍懷奸窺覦儲貳日
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招山人術士緇黃之流
深相結納曩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
由己發用以恐喝勒責貲數朝紳不但患安遭其虐
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永長

自是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為援立東宮之狀干撓賦與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進殷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及承憲皆懟同列亦為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前奔喪綫不當任學職時可坐改調繳論罷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未幾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疏雖不行朝右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則摧剛為柔

壬午以後昵于情則化直為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得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若乃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射八狗者言路頗居其半焉夫臺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鋤大奸殲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進因條為數事以獻帝允行焉二十一年出按河南歲亦大饑至骨肉相食副使崔應麒見民爭啖澤中雁皮囊以示登雲登雲即進之于朝且力請拯恤帝感動立遣寺丞鍾化民賫帑金往民以獲濟登雲三為巡方

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疏不允遂移疾歸尋
卒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舉萬曆五年
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三縣並有聲十四年選授
御史疏請勤學就經筵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
聞時值考選達可言張居正柄國務取軟熟柔媚者
列之臺省由是天子耳目之官盡為執政私人今日
掄選之法既取其才識尤宜以清貞節操觀其品以
忠誠勿欺觀其心帝稱善下所司行之二十七年大
學士趙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皋衰庸

宜罷帝覺不從明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
册立冠婚荷輔臣補臺諫撤礦税中使不報視璫長
蘆會歲祲繪上饑民十四圖力請賑貸税使馬堂張
曄恣奸人言議加鹽税奸商高志學妄稱嘉靖中大
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于鹽課補給戶部已
許之逵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税使潘相毆輔
國將軍謀圯折其肢又與庶宗宗達同狀繫拯以劫
課而劾知縣李鴻主使帝入相言切責謀圯等奪鴻
官逵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天潢人
人自危鴻無辜不當以讒言黜願亟正謀圯罪復鴻官

同官湯兆京亦極論相罪且言還東高淮陝西梁寀
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爲民害不可
一日留皆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
泰和姚娛山石青蓮可復極陳不可會内閣沈一貫
等亦言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溫純計京官黜陟
惟允尋陳新政要機規切元輔一貫甚至疏留了以
久次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數條奏便宜焉
政爲飾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罷妄援
封章疏朝貴違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請正
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究數事帝嘉納焉尋以被

論乞休去卒贈右都御史子正志字之挺第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甫拜官坐與給事中李春開爭是非謫宜君典史家居垂二十年起歷光祿寺丞時嘗考選知縣黃一騰放出正志又遣可門下正志頗為懸引為吏科陳治則所劾再謫湖州推官終江西僉事

周大益字傳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鍾祥知縣二十一年舉治行卓異為兵科給事中疏論日本封貢可虞又言東征之役在將士則當據今日之斬馘以論功在主帥則當視後日之成敗以寓[illegible]

時疑其言毋喪除起補戶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改日久驕泰乘之布列豺虎殄戮善類民無所措辭不著怨含憤覬一旦有事顧陛下蕩然孽蠹拔天地蔽祖宗毋輕臣工毋戕民命毋任奄人毋縱羣小毋務暴刻毋甘恣荒怠敗毀撤邊治執用保祖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爲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壠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

殘耗之後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莫以智計甘言掩天下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積而不用祟將隨之耗中不已至于揭竿遂為奸雄睥睨之資此將難家賊人予亦且蹤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財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令天下上自督撫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搥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為讐人為敵衆心齊偶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壅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迄嘉慶九而猶未征西討以求

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脉二豎固而良醫走元
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
沉迷不返以豪猾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脉
藥石之言發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皋夔進諫亦安
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
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
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明年疏論湖廣稅監陳奉掀
僉事馮應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逮群聚
鼓譟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
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

祭息竊天天災坼地地赤鬪山山崩顔川川竭蒙自
上開憤由恐積陛下肝膽幽隱天下無智愚皆見之
奈何欲奪民耳目以省群釋謾曰權宜哉今楚本以
舉族沉使者不遣系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甲朝使
臣不敢入境傾擾急踰兩月矣方今四方觀聽惟在
楚人臣意陛下必且賴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
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珠玉金寶
至賤也積珠玉金寶若泰山不可衣天下尺寸地而
失天下又何用珠玉金寶哉令四方萬姓見陛下還
楚事而無變志也知禍必不解必且群起為變掠地

屠城稱兵飛檄而問群臣何以不清朝廷朝廷何以不顧民命此時欲倚京師為固則恐輦轂生變欲藉四方為援則慮海宇咸叛即盡戮諸璫以謝天下爭有濟耶帝怒留中又明年累遷兵科都給事中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相請勘合符牒免經御傳發號巡按御史吳達可駁之不聽大益復守故事竟如相請先是內使王朝言近京採煤歲可獲銀五千乃董及西山諸處擅率京營選鋒劫掠立威煤戶失業

洶洶朝懼邊以沮撓聞得旨遣遠於是短衣黨向之徒集訴都城輔臣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撫安勅諭以進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于兵朝以内豎權役禁軍請急誅之為撫將之戒御史沈正隆給事楊應文句瑜亦疏諫帝俱不納俄用中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擅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乃敢盜兵權包禍心罪當誅帝亦不問明年八月極陳君德缺失言陛下嚮志財利自私藏之外絶不置意中外羣工困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

人怨天怒以致妖祲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為發
祥之祖而哭孝陵為刱業之祖而哭長陵為奠鼎之
祖而亦哭天亦驚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
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
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税不撤而麼小猶恣橫閭
閻猶朘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衆
缺官難補繫囚難釋曾何益哉臣故曰病源不去則
修省皆虛也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哲而甘
蹈貪還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興者國
必喪如夏桀隕于瑤臺商紂焚于寶玉幽厲啓戎於

營表桓靈絕統于私衢德宗召難于瓊林道君召禍
于花石發撤相仍有似一丘之貉陛下邇來亂政不
減六代之計一旦變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居月
餘復以星變乞固根本銷防禦罷礦稅帝皆不省又
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大益性骨鯁守官
無他營數進危言卒不被譴時人異焉
何爾健字明甫曹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鄢陵知
縣河決民饑躬歷四郊賑金食糜十餘旬不倦二十
三年徵授御史同官趙文炳劾文選郎蔣時馨時馨
亦訐文炳語連沈思孝江東之劉應秋李三才朝端

聚訟爾健上言自古治亂不一未有不由言路之重輕重言官所以重朝廷也乃有摭拾言者之短而反唇以相譏陰探主上之情而乘機以構陷言者未已辨者踵至辨者未已繼辨者又踵至衆言朋興無復定論徒使上心日猜下心日競紀綱不立懲勸無憑所損於國是多矣請自令言官有見聞即行指奏彼論者杜門待罪不得喋喋逞辨以規倖免論人者亦毋肆行攻擊務求必勝如此則言路重議論省主權張矣帝是其言下之所司明年兩宮災帝下詔罪己而孟夏時享復遣官代爾健上言宗廟之祭對越祖

宗非可委之臣下乃詔令甫頒遣官如故豈不褻越矣哉傳曰人窮則反本陛下頃于災燔熾烈時審默禱祖宗之靈冀其降祐曾幾何時復狃晏安之習而忘警悔之初心恐天地祖宗絕望于上百官萬民絕望于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因劾禮臣范謙引例違代容悦不忠當斥疏入留中巡視西城播州宣慰楊應龍遣使入都偵事捕寘于法故鴻臚主簿張以述携重貲營求復職為爾健所執以述窘亟以千金及白鹿進獻帝卽納之爾健抗章暴其罪詔釋弗問辱疏劾趙志皋誤國陳東征方畧十事部皆議行出按

畿南四府歲大饑民有殺子而食者爾健以聞因列上蠲租發粟平糶數事俱報可三十年出按遼東稅使高淮肆惡爾健至即極陳其害淮怒劾爾健侵撓且伏私人于路邀奪其封章爾健久不得報潛使人入關偵察并其人署而繫之無一還者爾健乃列淮爪牙宗希曾等罪藏馬障泥中馳使奏之得旨下希曾等吏勅淮等協心共事當是時遼地千餘里無不遭淮殘虐者始猶賣兒鬻婦以應後不堪命則相與聚衆拒之淮恚誣以擄奪貢金矯旨勒捕軍民洶懼將逃之塞外賴爾健奏上奸人多伏辜人心始靖未

幾淮入都奏事持重賄營求鎮守爾健抗言十不可狀疏不報事亦竟寢淮又遣人劫取獄囚廣招健兒置龍旗馬千四百匹縱其下徐虎等攻破鳳凰山城殺王承爵家十一人又攻毀鎮江民李得升樓殺三人爾健彈治不能得最後繪圖以獻且言禍在一方隱憂將及天下卒寢不行由帝利淮進奉故也爾健彊直敢任所在以風力稱為御史十四年擢大理右丞未幾卒子應瑞進士工部尚書

李時華字應坤貴陽人萬曆十年舉于鄉授重慶推官十九年徵授御史出視河漕數陳利病彈治不職

以風力聞礦稅害劇率同列上言自有礦稅以來中使激怒陛下遠捕郡邑有司暨里居縉紳相繼不絕在此曹謂不激陛下之怒無以懲諸臣在陛下謂不拘中涓之言無以廣集厚利是陛下明示百官以曲順中涓之心而滋萬姓之怨毒也乞盡釋囚繫諸臣及遣逮未至者而大懲如陳守訓則窮治其罪守訓賦私數十萬妄自謂天子門生偽稱詔旨適指東南寶玩而罪止停俸何以洩江南北數百萬人之怨哉時給事中田大益亦論守訓皆不報播州甫平指揮周原茂請開礦貴州時華抗疏極諫疏雖留中事

亦竟擬入按廣東言所部去京萬里法網常疏奸弊易起如條鞭已行仍用甲首所編盡入私槖上下相蒙恬不為怪乞明旨申飭嚴贓吏問遣之條重監司連坐之法行之一年可省民間冗費二十萬從之稅監李鳳貪恣上疏盡暴其罪時鳳稱進獻方物用大舟六十而入尚方者止十之一時華上所籍數請帝稽驗并及鳳私蓄名姝交通外國狀帝亦不問黔國公沐昌祚假稱公事自雲南進粵地所過驛騷時華飛章劾奏降旨譙讓尋格按四川初播州既平分疆議起總督王象乾以遵義民羅學茂等熟知疆事招

致麾下與謀議學茂遂與其黨照守學等誘致水西宣慰安疆臣弟順臣以還侵地為名率部衆四百及水西氏七百餘家來歸疆臣怒勒兵進之且陳狀於時華時華懼激變並捕學茂等訊問備得其往復手札及先後兵備道臣徐仲佳崔應麒所下文牒遣勁仲佳等生釁於是仲佳應麒皆罷職學茂等論如法西陲以安積資進太僕少卿累遷本寺卿時廣東稅使李鳳得疾詔遣阮昇往代時華給事中鄭尚賓余懋孳等交章諫不納時華尋以疾歸時用人惟重進士時華奮身荒徼以乙榜久任風憲數按大藩坐防

清卿骨用才能自致然不免為時所忌四十五年京察以拾遺牽官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為鄞縣知縣地大難治憲祥里擇一人為鄉老主勸導民歲終視田疇治否獄訟多寡為賞罰期年政化大行鄞邑渠堤捍水水旁溢為鄞害乃勸令協力疏下流兩邑水患皆息課最入為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起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其一言掣簽之法如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為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于大廷之中為掩飾之術請亟停罷復舊制便時不能

從政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佚代至是郎中多乞使自便按臣以遣代逾期率自解去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于是弘綱罷官芳亦被責時言者譏內閣朱賡李廷機輒被譴責憲祥上言二臣深犯物論勢不可復出陛下徒塞天下之口使在庭卷舌設使成風悉非封也乞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附屢被彈射不堪再留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於是吏禮二部堂官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病不出戶刑工三

部暨都察院堂官俱以人言註籍而通政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一時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以補缺官起遺佚數事為獻報聞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劾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多黜匪人為言路所攻相繼求去憲祥上言自古國家之禍多由朋黨激射黑白混淆其究小人勝而君子不勝至空人國令背公死黨之徒充塞朝右莫不召致浮譸影響附和馳讒賊之口汚衊誣謗使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為寒心夫毀譽之生必有根柢窮其所自則所指目為某黨某派情偽踪跡惟

聖明垂察時軍政拾遺疏為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因復請推緩刑德意宥纍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年命輔臣葉向高與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官坐貶官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勲趙祿李朝用胡賓等不法亦連疏彈劾是時國是淆亂廷臣爭植黨求勝惟憲祥一無附麗侃直自將時議甚賢之以久次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弟愈祥進士歷知鄒平會稽

濟豐東鄉四縣淸謨有善政終吏部主事
余懋孳字舜仲婺源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除浙江
山陰知縣再舉卓異四十年冬擢禮科給事中首疏
請發留中章奏舉枚卜釋繫囚徵遺佚咸因慈寧宮
上壽又請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三人葉向高獨
柄國數請簡用輔臣不許懋孳因條列獨相之害以
責向高向高復力請帝終不納明年五月帝以言官
好搏擊致大臣悉杜門求去傳諭詰責懋孳上言陛
下責言路紛爭惜老成去國德意甚盛然臣謂群下
之相疑由詔令之不信陛下于章疏不曰朕皆省覽

乎而留中如故乎詔旨不肯次第舉行乎而發閣如故凡閣萬里煬灶可虞為言官者既無從陳之黼座又不能得之中涓則藉以通上下劾倘恍者今閣臣無責矣雖閣臣亦不能盡得之陛下而時或得之者終不外閣臣無不得于陛下而已矣不比之為難日遽所言官庸有當哉不報尋疏論財計謂太倉之貲由內外分也祖宗朝歲貯三百九十萬以供邊不給則三宮子粒外郡金花并貯之外庫以備用以此知內帑即外帑今議借皇稅宜并議子粒金花也至邊也豎數畢除則行引自速今涿州良鄉諸處香稻菱

笑宛若江南非徐貞明已試之明驗乎誠所在做行之得米一石可當轉三石利莫過焉矣曩陛下大婚費不過七萬而瑞王選婚乃逾十九萬瑞王修府第費不過三萬而福府營繕乃至二十九萬中宮之鹽耗可不問哉帝亦不納四十三年春極陳時政言今日事勢可憂者四閭閻愁嘆也商旅失業也士習流蕩也臣工不和也可危者六奄人得志也妖人蝇集也門庭多寇也都城無備也邊塞空虛也倭夷交通也轉危為安當急省改者亦有六首杜內降次信詔令次發內帑次決用舍次定餉額次核名實語凡數

千言明年四月雷火焚稅監張燁居樓懋孳言自稅使四出民怨天怒故楊榮燼骨于滇南李道焚巢于江介遍燁之居又火是天哀近郊之民假豐陰以感悟陛下也今東方數百萬饑民必非四十六萬銀米所能濟不濟則漕運必梗邊餉可虞雖欲不發內帑不可得矣與其遲發而無濟國事曷若早發以收拾人心哉孝定太后將祔廟請維新政事簡大僚補言官起廢臣發留中章疏俄言皇長孫出閣一事臣等請之五年禮官奏且百疏而俞旨杳然乞立擬吉日與東宮開講並行亦不報其秋奏闕異徽言自西洋

言利瑪竇入貢而中國有天主之教令留都王豊肅陽瑪諾等煽惑士民不下萬人寅聚朝散夫左道通番並有明禁奈何不逐之使縱橫內地哉尋上言陛下靜攝深居朝講久輟謂效肅皇故事然其時西內時有召對啓事立下未有中外捍格堂陛澗絕如今日者恐他日聖子神孫但見陛下今日之優逸不知陛下昔日之勵精習為因循無意明作是陛下今日所謂非惟誤一時將誤萬世也帝亦不省十月烈風折正陽橋坊以信詔令明賞罰數事獻踰月偕仝列上言郊廟重禮陛下之遣代不可為常父子至親瑞

王之婚期不可屢易內閣票擬潛移章疏中格則閣禮變部臣啟事沉閣題覆稽留則部禮變風紀何地封駁何官而都御史都給事中乃至遂無一人建議者既靡還期俟代者髮同永錮惟下有人事之異故上有天行之災非陛下惕然改圖大加修省恐天下不可為也又明年四疏請皇太子皇長孫講學時東朝房火疏言考之洪範火主言頃詔令不通章奏不發重陽續講之旨不信皇孫就傅之典不行二王之嘉禮久稽起廢之德音寢閣其失皆在於言陛下宜體箕疇之意令出惟行五月旱復請補闕官錄遺逸

宥劉光復劉文炳郭尚賓三臣皆不報英國公張惟賢代祀北郊天明始至疏劾之時朝中朋黨已分言官各有所袒懋孳初無偏此隨事納忠居職甚稱其年卒官

賀仲軾字景瞻獲嘉人父盛瑞湖廣參議仲軾舉于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謁假歸四十年二月詣闕上書曰古人有言政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政不正則君位危蓋天下無一日無可憂之時君心無一日無可憂之事憂在天下不在耳目之前也夫十步之外已不聞聲百步之外已不見形天下雖有至危至急之象

而遠不接於耳目則何從而覺之故囿耳目于帷闥之內者比玩天下而致禍敗之源也陛下不與外臣相接已二十年矣亂形滿目識者寒心曾不聞有所振舉得毋謂中外諸臣可託以職業不必煩至尊計慮乎夫任天下之事者臣也運天下之機者君也君心不運乎天下雖有社稷之臣無能為已且諸臣進退無常不過一考再考輒已釋負而去初不能有十年之計也夫以千萬年社稷之重任付之三五年傳舍之臣工即使人人盡職陛下亦不容暇逸况乎妥安偷惰相率為苟且之習者哉夫祖宗建官皆為事

猶大而腹心股肱小而耳目手足無可廢也今臣工之職強半虛懸自古朝寧凉寂未有如此者如此而欲幾天下之理何可得也天下凡事可救惟民窮財盡之患不可救令國家之財幾盡矣不求其所以生又不塞其所以耗而泥沙用之雖滄海不能實漏巵況有盡之脂膏乎誠制用有常即一絲一銖不使妄費國用庶幾可足不然計臣支吾無策不幸至于困急彼以一官謝耳於國家何賴哉明主不以四方無事為安而以小臣失所是念誠以民安而後天子安天子與民不能分之為二也余何十餘年來忍使其

冤滯于犴獄之摧殘哉今上天降眚不止有司弔災不勃小民赦死不贖流移迴告草澤頻警是豈可須臾緩者若之何不以内帑濟之國以士爲幹士以氣爲主自犴獄繫興天下之士折辱于宦豎於是氣始不振人心痛憤亦已久矣陛下曾不悔悟至今幽繫未盡釋抑鬱未盡舒臣恐士氣衰而國家元氣隨之盡也且國家之于人才用之則使展布其四體不用則使明其進退之節今則用而不用舍而不舍困頓躑躅處之若進若退之間豈所以勵臣節而振人心哉適年以來煩言日熾清議莫憑臣工水火幾成黨

禍廟堂已知於府而陛下猶置不聞徒使君子短氣小人肆志此何可長也夫是非付之廷評進退聽之宸斷不終朝而國是定矣今陳言者不獲直其詞則怨爭愈甚被言者不得治其職則曠瘝滋多競議論而忘國恤誠非方殷之時所宜有也國家根本之圖在于儲蓄今東宮輟講已八九年天下臣民共切憂慮昔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蓋爲宦官宮妾地也陛下奈何不用此爲鑒耶此數者實天下之大計願陛下深察而亟行之不報歷知醴泉青浦二縣力行善政大得民和入爲刑部主事歷鎮江知府丹陽姜志

禮說忤魏忠賢罷歸後部札遠趙南星并署志禮名撫按遂下鎮江提勘仲軾曰姜公京卿非奉詔敢擅逮耶斯司屢趣卒持不遣會遷陝西副使忠賢黨遂劾罷之崇禎初以故官治兵武德母喪歸仲軾忠孝天植李自成陷京師河北郡縣俱沒仲軾慷慨自經妻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俱從死

論曰神廟君臣之際愈爭愈激愈懸愈爭上下暌凌禮法安在至于嚴譴不已一切留中則厭薄之極而拒絕之深矣雖然古人焚稿奏書或廢翹補闕要亦自有入告之體若夫面折廷諍至以詬譴嫚罵行之

揆之分義恐未應如此是亦可以徵世道之衰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下　列傳一百九十廿

史孟麟　萬自約　朱吾弼　林秉漢　姜士昌　汝賓　宋燾

汪若霖　王元翰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弘憲與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調吏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交章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嗾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

自約不平僅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切峻而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卒自引歸春開甫拜官未幾朝論爲與鄭所誤自是見擯清議亦謝病後竟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内閣趙志皐張位建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擅孟麟疏爭曰自臣遞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頃賴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更始於是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我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

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不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而係二官則專不爲害即使貽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深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
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于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脱有私意奸其間内托上旨外矯廷言誰執其咎又脱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援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
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

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偕顧允成、
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
孫鑨趙南星之掌京察也孟麟實佐之已南星以譴
言斥孟麟亦引疾歸二十七年召拜太常少卿復以
疾去孟麟既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
居十五年召起故官晉四夷館會梃擊事起疏請冊
立皇太孫絕群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
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參擢
太僕卿卒自約太原衛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唐縣知
縣以治行卓異擢刑科給事中疏陳經國大計言自

張居正行聚斂之術盡括天下庫藏輸之京師由是旱澇無備小民重困又郡縣率橫徵公費中官多冗濫并校軍匠多虛冒致物力殫屈為今之計惟除額外之徵斂節省之實復常平之法而已疏入以語涉責近倖不行歷光祿少卿疏陳封倭十害累遷順天府尹二十七年帝將冊東宮分封三王詔戶部廓市珠寶於是奸商騰價給直浮于常部中以下皆鐫秩詔部臣會京尹同市時御札所列大珠及青鴉骨諸異寶實不可得額督責加峻自約坐贓一秩會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等言今以冊立分封一事費金錢

至二十四百萬有奇又以估價貶斥京尹諸臣書之
史冊實累聖德帝益怒再貶自約四秩為兩浙鹽運
副使移疾歸卒天啓初復官贈恤如制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
官持法無私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皐族弟學
仕為南京工部主事以贓敗兩京刑部用志皐故輕
其罪但議調官得饒州通判吾弼疏論學仕卒坐成
二十七年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
山西巡撫魏允貞為稅使孫朝所訐吾弼率同列乞
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沒倍于上供且招引

屬國答蒙奸人王遇桂言稅江南田契歲可獲銀二
十萬吾獨當亂輸其罪是時四方無賴子爭起言利
帝多納之廷臣繼連章力諫帝雖不盡從然亦未嘗
不容其切直三十一年夏雷震皇陵吾獨率同列請
帝發告郊廟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
天下更始且屏奸佞顯忠良釋逮繫撤中使賑荒災
蠲逋負補鄉試墨錄不報其年十二月復言遍年以
來陛下孝敬疏于郊廟惕厲弛于朝講土木盛宮苑
榛蕪遍殿庭憸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礦稅
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羣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陛下不可不深察而改圖也末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為人疾惡嚴居已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力請行勘嫉其黨錢夢皋畢遂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鄉獨抗章為正域申理而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如正域指且言王既非假何憚于勘吾鄉秉漢遂為一貫等所惡會夢皋京察將黜遂訐秉漢為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純於是秉漢坐貶五秩為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皋得留部中劃

元珍論災反獲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萼舉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召爲大理右丞已而齊楚浙三黨用事正人盡斥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累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吳裕中劾罷東漢字伯昭長泰人後吾弼六年舉進士授御史出按廣東亦嘗再疏劾李鳳貪暴疏輔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時嚴嵩當國詞林後進爭走其門寶獨

洎然自治出為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並以公明著稱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以塞幸途屬賓學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賓清修淳行不競于物又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時論重焉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為寶以真為父名也輟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十四年疏陳四事請帝杜留中錄遺直舉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十七年冬還朝再陳五事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攜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

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諒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逮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以課殿名實其他定國論禁罪贖二事亦切時弊疏入為給事中李春開所劾義得罪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明年復除故官嘗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責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予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亦納出為陝西提學副使三十五年秋以江西參政賫表入都上疏言沈一貫媢嫉保位沈鯉忘私狥公以衆

賢劾之君二人行事正相反乃至今無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一貫輔政王錫爵實推轂之令一貫去而錫爵復召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雖雅有清望非一貫比但不能虛懷受善正人端士如高桂趙南星高攀龍薛敷教張納陛顧憲成于孔兼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章嘉禎華谷一斥不復天下恨之項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請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之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

楊綰杜黄裳以其能推賢薦士并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臣尤願輔臣為此不為彼也其意蓋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亟辯且曰人才起用臣等豈惟不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正廷機益不悦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辯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貶鐫三秩為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帝益怒謫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興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檢居恒憤時疾俗雅欲以身親之故雖居散僚數有

論建竟以此齟齬歸燾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自庶吉士授御史累銑任氣好搏擊嘗抗疏論掌錦衣衛左都督王之禎貪殘罪之禎以內援獲免三十四年出按應天諸府時妖賊劉天緒初平燾因上言自採榷繁興民心思亂重以遼餉盡弛北部犯順宜及時發內帑停鑛徵罷稅將治兵使鑾輿不致生心奸宄無所伺隙不報明年上疏直斥首輔朱賡塗飾耳目摧抑賢才謂今朝廷之上大僚多缺百職廢弛禁城則商販家破妻子離散在外則楚藩之變滇南之變白下妖賊之變甚者儒童毆督學黃冠毆方面廢

法亂紀三尺蕩然不宜優游歲時泄泄從事帝意稍動自是廷臣繼有請付責備輔臣其端實肅發之也肅初以散館放憾洗一貫及教士昌復因廷機以攻一貫竟坐謫旋請假歸卒于家天啓中贈士昌太常少卿肅光祿少卿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進士終保定知府若霖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久官閒曹益博覽載籍通曉天下事三十三年始擢戶科給事中明年春疏陳時事言近者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遣吏羯將胥外婿敵內媢要津致士無宿飽而京軍十萬强半

虛冒非計因請令大臣被劾者得引退而罷黜卹例
毋行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依違議留若
霖以大亨素干清議力詆部議非是雲南民變殺稅
使楊榮詔從巡撫陳用賓言命四川兵秉雲兼領若
霖言用賓貽葦貪黷釀成榮惡令又不直請罷稅而
偶議領于四川負國甚矣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皆
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
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令
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席宜開比下累言之而
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已歸有司

權璫猶豈使奪廷廢已有明詔參事猶然況閣是之有上屢言之而又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人條之推補敍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轉成災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其秋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歷事范醇敬若霖力言三人不足任且曰頃歲以來列卿擅職銓部失權言路糾彈祇成故事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務參輿論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并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於是降旨申飭如若霖言而所推悉報

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賡婿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掌惜薪司貪冒自恣妄僉京衛指揮王朱聘爲商戶朱聘不勝誅求棄印逃去因收考其婿弟指揮鄭光擢致死若霖率同官列致中十罪不報時朱賡獨相朝事益弛若霖憂之又明年二月上疏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盡援無聞補牘莫應有釜鬻不貫之形夫使輔臣內托幃幄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鬻自解于天下此最天下之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墮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竭邊防廢宦豎横盗賊饕士大夫戴

忘廉恥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于寓内此正
輔臣食不甘味之時也謂宜慨然任天下之重收拾
人心以効之當守如徒謙讓未逞或以人言輕懷去
就則陛下何賴焉當是時帝久急于政議者率以匡
救責輔臣屢乃緣若霖指力猜帝急行新政語極懇
至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
專柄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田廬盡壞若
霖復引洪範傳言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又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王者動作威儀上應於
天令九閽邃密禁不聞聲上慢下玩綱紀無章不可

謂肅大祀遣代為常大政大議動淹歲月非所以順
天時和陰陽成萬物也臣又聞雨者陰氣陰氣盛則
淫雨為災其應在宮闈及臣下有邪謀凡人臣外掩
物擒以熒上則背内竊主威以蠶下則亂非必他逆
節也今東宮缺講適三年矣大臣莫以為慮惟此周
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憑高穀阻侮直肆忠由此
進以安國家利社稷臣所不信臺義後箴贊及新輔
李廷機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太倉老庫止銀
八萬有奇外庫蕭然若洗而諸邊軍餉逋至百餘萬
若寮大駭疏請集議長策亦略中先是吏部列上考

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馬曆黨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而若霖劾其買競吏部因改擬二人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構帝以言官紛爭留部疏久之廷臣屢猜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并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為潁州判官以卒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擢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于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

卿人得行私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薪司宦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咨謀治理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則陛下隳之于二十年者猶可收之于一旦尋復陳時事可痛哭者八言輔臣心膂也朱賡以要務陳請再三不蒙報可且輔政三載猶未一覩天顏自古有如是君相乎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虛懸甚者闔署空無一人外之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而綰數

將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義俗將取入都者累年曾不被命而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違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昏玩可痛哭者三被發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憑憤死綏無望賴有天幸彼亦無人不然塞北之志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然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倘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既高拱深居所恃

以通下情者祇此章疏耳今且一切高閣是者不獲施行非者反淆視聽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税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灾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為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剥萬民也衆心離畔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陛下觀今日景象與前二十年何如哉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疏正

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時帑藏已虛土木不息題請出自內侍不關工部因緣乾沒十耗其九元翰憤條數事以獻時值僉商害人應充者凡二十二家中貴納賄率為免元翰抗爭不報又明年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亂易平也臣聞臨安鎮江新興嵋峨諸處盜賊蠭起百里無烟而尋甸與河西州縣至白晝閉城行旅斷絕推致變之由則參將張名世邀殺以至此至雲南之害莫甚貢金榷稅二事夫惟民不堪命而後殺稅使令稅使已焚徵榷如故惟貢金不能如額而後

請賦令非惟不賦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為名即賊首撲賊而虐政不除滇之為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為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為也疏雖不報然名世卒被逮其年六月劾兩廣總督戴燿福建巡撫徐學聚又劾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言楫欲來朝鮮議立未定取而郡縣之妄意開疆橫挑大釁子章由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賂西南大憂害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楫當逮子章當斬皆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具言李廷

機非宰相器帝納己而責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且譏切執政由是二人不果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為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中用懋為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為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賡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曰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

之變易悅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曰陛下三十年培
養之人才半歸除于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于沈一
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逮中立高攀龍
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麒黃正賓等無
何又劾給事中俞安性御史管橘敗群叢穢不當居
言職皆不報三十七年以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
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指
柱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
畏其口而是時中朝朋黨方興言路自為讐敵吏科
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其門人御史鄭繼

芳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群疏誣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于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庭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建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囊篋舁置國門縱士吏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請刑部簡核後孫丕揚主京察復坐浮躁再貶湖廣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既去所劾贓不可得則謂寄貫把事家兩叢紛爭久而不息而是時李三才亦以貪被劾諸左

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𡗝焉

論曰攻府朕肱之臣言路亦耳目也朕肱耳目互擊交攻並傷兩敗幾何而不成虺𧓍之勢也要之是非賢否界限自明誠僞公私亦事久論定不然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豈終歸汶汶而莫辨乎殆亦必無之理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一百九十二

湯兆京　金士衡　馬孟禎

吳炯　葉茂才　孫振基

李朴　夏嘉遇　陸大受　張庭　李俸

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治最徵授御史三十年春禮部侍郎朱國祚政吏部兆京劾其耆酒納賄又劾薊遼總督萬世德貪險冒功五罪帝不問巡視西城有貴妃宮奄監塗辱禮部侍郎敖文禎兆京騰章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稅繁興奸人競起言利有謂開海外機易山歲可獲金銀

四十萬者有請徵徽寧諸府契稅粥高淳諸縣草場者帝意俱嚮之兆京偕仝官金忠士史學遷溫如璋交章力詆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言兩地鎮座不當內地一大縣令稅使既有張燁礦使復有王虎王忠而虎播惡尤甚激廣昌之變請一切罷免亦不納掌河南道佐孫丕揚典京察所譴黜皆愜輿論而黨人惡之爭相攻擊兆京亦十餘疏歷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尋出按順天諸府先是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遽繫無虛日兆京按宣府時奏之浚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及是兆

京卒始緝逮之東廠太監盧受恣其下橫都市都人
羣訴之受素悍北京令其客說曰君少霽威京卿在
我耳北京究不應卒諭如法還復掌河南道福王久
不之國時議以為憂北京偕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
不待命時南京缺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
巡按呂圖南補之尋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容
都察院北京謂非故事抗疏力爭先是圖南之調禮
科都給事中周永春劾其不勝任圖南遂棄官歸北
京及御史王時熙江有功為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
及煥於是二人連章辨訐北京亦爭之強帝欲安煥

為稍等兆京倅兆京以不得其職拜疏徑歸御史李
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遞劾兆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
煥竟不安其位而去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時
黨勢已成正人多見斥兆京力維持其間一時清
議倚以為重雖屢遭排擊卒無能一言汚之者天啓
中贈太僕少卿

金士衡字秉忠長洲人父應徵由進士歷官雲南泰
政以廉能稱士衡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
擢南京工科給事中嘗陳礦稅之害言最著者采于山
權于市令則不山而采不市而權矣彼刑餘小醜市

井無籍安知遠謀一旦假以利柄貪饕無厭如楊榮
發纍于麗江高淮肆毒于遼左孫朝造患于石嶺其
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之虞盜賊兵變之警所在而
有蕭碭豐沛之間河流泛溢隳城決堤平陸成巨浸
居人為魚鱉民生不聊顛困萬狀乃復橫征巧取以
蹙之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禍將有不可言者矣甘肅
地震復上疏曰往者湖廣冰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
四川星變遼東則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
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謂此治徵乎亂
徵乎若明知其亂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因極

言遣稽告置宜急出内帑濟餉罷撤稅使毋使掊尅
引虎臺西園為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
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
渠等考察被黜帝皆留之士衡疏爭不可内閣缺人
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資當預推士衡以不協
人望抗章論列姜士昌宋燾言事得罪並申救之給
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章奏未下
者禁之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士衡力陳
其非便疏多不行三十六年南京饑有詔振濟會江
南北及浙西諸郡亦饑以士衡言得推恩均恤帝召

王錫爵為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衛馳疏劾之尋擢南京通政參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為言者所攻士衛並上疏申雪由是為時所忌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為政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衛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啓初起兵部員外郎累遷大僕少卿引疾去卒于家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衛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恒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衛及廉知其清介狀稱說不置人兩賢之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縣有廉惠秩滿將内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為户部尚書趙世卿所劾詔鐫二秩視事著為令民間孟禎獲謫爭先輸納甫三日逋悉完秩再滿以嘗被罰不獲與科道選鄒元標萬國欽華亟稱之乃續授御史時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以附麗政府得為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幾八十猶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廷機被劾奏辯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初居禮部偏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

忤時則挪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至曲護私交則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之群召也密疏言邇年奸邪植黨肆毒善類詆侮君上甚者稱熙朝爲叔季目至尊爲庸主即姜士昌一疏事公而心實私比曹偵伺宮庭搖唇鼓舌陛下受小臣之侮極矣臣尚可與比曹並列哉具疏甚密李三才用計鉤得之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以僉商之害參工部郎陳民志范鈁贓賄罪又陳通璽藏錄直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元標趙南

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災孟禎言時事可慮者三二十年以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所藉以通下情者惟有章奏而一疏也入祗憑內侍轉達徹御覽予抑未徹御覽予不得而知也一旨之出亦憑內侍宣傳果聖意予抑不出聖意予亦不得而知也上下否隔政柄旁移此朝政可慮也臣于生逢盛世共為帝臣即言議參差無妨可否相濟胡為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諭諭訛訛右枕左激非惟仕者不安于朝即處者亦不得安于野此士習可慮

也民惟邦本撫后虐仇數輔山東山西河南郡縣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而今年又復告災嗟彼孑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意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自是論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參將李獲陽以忤稅監下獄死孟禎因言令在詔獄者尚有同知卞孔時王邦才知縣滿朝薦在刑部者尚有知縣李嗣善恐爲獲陽之續章從寬貸且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墻者愁苦哀號見天無日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其至

是年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
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
不得與孟稹不平具疏論之孟稹觸事敢言其持議
常與黨人相楮柱以故深為所忌明年春遂出為廣
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祿少卿召改太
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為御史王業浩所論遂削籍
崇禎初復之孟稹微時苦貧既通顯家無贏資里居
亦以行義稱惟銜趙世卿抑己既入臺即疏劾世卿
時人頗譏之
吳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八年舉會試十七年

始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入為兵部主事乞假歸烱有志操恬靜端介不驚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父之進光祿丞時無錫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朝貴以其常援李三才也牽毀之御史徐兆魁疏論多所誣詆烱為憲成奏辨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千里豈能無訛聞訛言豈能不忍信如疏中所指使臣而非吳人也亦當投杼三告慈疑上指乃臣與憲成同鄉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故敢為陛下直陳之一曰滸墅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夫關旁小河廣不踰五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

由住來不過小艇從不征稅其說一也一曰閩使至東林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預會者非里居縉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何為厚餽其說二也一曰講學所至僕從紛繁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夫縉紳赴會大率攜僕二三棹一小舟無所擾道途也會饌簡素主者自辦敢累長吏其說三也一曰會時必譚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書一章後以次詰難終則童子歌詩而退四座無譁無一語他及安得乖鄰邑事其說四也黃琢賓歎人與惡成非有威故

憲成於諸生贄卷卻不納何有遜指走賈之事其說
並也惟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為出位臣嘗咎之憲成
亦悔恨然臣今日非為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
下遂以講學為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之正
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當是時黨人
氣甚張稍持異議必群逐之見炯疏詞婉亦必析故
終神宗炯得安於位尋擢南京光祿少卿天啓中三
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庇憲
成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石與子生平
勇于為義置義田以贍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

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言官稱炯好義無所希
覬宜加旌獎詔可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
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去關二十里有雙
港前使者率遣民舟防遁稅茂才至撤弛之每日課
既登則縱使竟渡不復問既而課尚有羨請以餉邊
不為例卒不名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請急歸父服
闋起守故官復請告去召為禮部郎中三遷南京太
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
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黨猶力庇之

御史唐世濟者獲已父也明年疏陳時政陰詆發數
奸禁者茂才聞驗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華遂
逮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
恚偕其同官金汝諧年志變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
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書有言必
合力逐之茂才既去黨人益專大權無復操異議者
矣天啟初召為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
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
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
救免之卒年七十二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

家食強半出又率投之冷署茂才殊安之始同邑顧
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以建言去國直
聲震一時茂才祗以醇德見稱及官太僕見清流斥
逐已盡邪議益棼遂奮身力抱大敵人由是服其勇
然茂才性和而介與憲成輩講學東林亦不苟合其
清修雅操鄉井儀式焉

孫振基潼關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莘縣知縣
調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徵與李成名等十
七人當授給事中先除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
下振基得戶科時吏部推舉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

猜疑彝先最歸安韓敬受業宣城湯賓尹及賓尹分
校會試敬卷已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強總裁
侍郎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覺
其弊筆之疏簿及榜發士論衆譁道南欲奏之以雲
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忍不發及廷對賓尹為敬
貴緣竟獲第一衆以息人言而人言益譁後賓尹以
考察褫官敬亦稱病去事已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
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文頗謬物議囂然於是
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旨下禮官會吏部都察
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禮

部侍郎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諭之辭亦不及賓尹等

振基譏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於是

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

中張篤敬發之尤力方賓尹之分較也越房取中五

人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

朝多其黨欲藉是寬敬而敬平居素無行正春乃會

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

三人議坐敬不謹落職閑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

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關節真罪非止不謹宜奪職

聽勘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

議上廷元遂疏劾之由是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救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救同鄉議并罪道南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劾部吏覈廷元黨亓詩教遂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尋引去而熊廷弼之議復起初賓尹家居嘗辱諸生施天德妻為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訟于官為建祠賓尹恥之後諸生梅振祚宣祚共淫徐尚書女永縉等又發之廷弼時督學政素交歡賓尹判詞言此施湯故智欲藉賓尹前恥又密屬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永縉竟受

杖死由是士論洶洶巡按御史荆養喬糾與廷弼左遂劾廷弼殺人媚人按劾徑歸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孫瑋議鐫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時兩都臺諫議論方沸各有所左右於是振基孟禎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之祥程鳳翀徐良彥等持勘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亓詩教趙興邦御史黃彥士南京御史周達等駁之疏凡數十上之祥因劾應震等重鄉曲輕朝廷植私黨背公議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勘斥應震等黨庇自是黨

廷弼者頗眾帝竟納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遂出振基及雲中時熙于外振基得山東僉事而瑋亦引去振基勁直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既去科場議猶未定策復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與十七人並罪以寬敬時孫慎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當是時賓尹敬有與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決明年七月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黨人諸黨人惡之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葉引去之祥外遷孟禎不平疏言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猶介

介于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于篤敬毋乃已甚乎尋孟禎亦調外凡與敬為難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既調官尋以憂去卒于家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為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為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誣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諸人帝不能用明年再遷郎中當是時黨人勢盛稍持異論者輒羣操而逐之務以衆力角勝主事沈正宗賀烺嘗一

劾及鄭繼芳王紹徽徐兆魁其黨合力排擊烺遂坐取正宗自引去朴雅性慙積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竊惟朝廷設立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劾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覺章奏大臣柔懦無為故揭狂恣肆至于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令或去或罰惟存一居

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

敢趨時粥爵如趙煥教人娼人如熊廷弼猶為之營
護為忠稱寃國與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
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
奏黨人大恨於是宗文等及其黨張至發余懋孳李
徵儀杜士全過庭訓商周祚張銓張篤敬毛一鷺董
定策華連章醜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贓私
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
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亦發
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與邦
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為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

尤不可不察帝為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姦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蜀吏出位妄言劾朴而部院議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一驚甚力以兩人皆浙產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定策一驚及其黨李凌雲駱駸曾姜性湯汝楨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其後黨人益用事善類一空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啓初起歷

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論之詔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主事是時神宗久倦勤而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帝於中外章奏悉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也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為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號為當關

虎豹放縱天下清流殆盡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廷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曾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為臺諫者諸黨人必鈎致之門下由是其黨愈固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而詩教為從哲門生吏部尚書趙煥耄而瞶又詩教鄉人兩人一從其指揮以故詩教勢尤張武進鄒之麟者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為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則反攻之并詆

從哲詩教怨懟之辭詩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肅審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辭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撫馭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之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傳聞參貂白鏹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辯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及亮嗣廷登壯麗華交章

力攻而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于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為奸故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沮專務壅蔽遂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于事故臣為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時興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東事底寧從優敘錄至是以嘉遇遷擊吏部遂擢為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而超陞之是臣彈章適為薦剡國家有如

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傅合詞攻嘉遇嘉遇氣益憤
傅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以臣今日正救斯義乃詩教興邪謂臣不得
臺諫而超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
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于君者一事
寀傅敘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于君者二
魏光國疏論詩教為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
來奸臣不敢為而詩教為之此無禮于君者三二奸
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
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

道不從亦遁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宜與之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其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携貳布衣汪文言者歙人也素遊黃正賓于王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王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携也遂多方鼓其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鄂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鬩與聞揚言齊人張鳳翔為文選必以年例斥宗丈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奏遍五黨力攻詩教

筆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劾嘉遇排擊自是
亓趙之勢頓衰興邦竟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馬光
宗立嘉遇乙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啓中趙南
星秉銓召為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
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
嘉遇持廉秉公銓注平允亦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
應祥語連嘉遇一時正人若南星大中及高攀龍皆
去位嘉遇亦鐫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
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鍛鍊光斗大中獄
誣嘉遇嘗行賄遼訊論徙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

常少卿

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累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有司以無閒田不能及額詔旨嚴趣大受謂戚畹鄭國泰實主之疏請大減田額因劾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張差梃擊事起王之寀已發其隱謀御史劉廷元劉光復輩素黨鄭氏猶曲庇之大受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依三老三太互相表裡而霸州武舉高順寧

者令實置于何地奈何不嚴究而速斷耶戶部主事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進士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内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册立選婚盛近時東宮出講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强而後可彼宮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于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出為撫州知府以清節著聞而廷元華必欲斥之居二年其黨徐紹吉韓浚遂以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為諸庇奸者所齮齕遂引

退抑鬱以死又有聞喜進士李倴者為刑部郎中當諸司會鞫時張差已承逆謀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敢錄倴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為鄭氏黨所惡及遷鳳翔知府諸黨人恐嚇之竟不敢蒞任後復中以京察卒于家天啓初御史張慎言方震孺魏光緒楊鄉期交章訟三人冤乃贈庭倴光祿少卿大受起補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倴廕謚不果

論曰萬曆之季殆敝壞極矣黨陛隔絕而紛挐益甚閭閻窮困而誅斂彌煩楚痛日聞九重夢夢顛危時告百爾嗜嗜肉食者惟食素以尸居貂璫者亦含沙

而煬竈急荒叢脞未有若斯之極者也譬之人身百孔潰癰四肢麻木沉疴錮症已入膏肓顧猶鍼砭莫施炙劑不用而且損傷尅伐惟恐臟腑之不急而血脉之不枯此即盧扁當前束手而已尚望其有生理乎明運告終何以異是悲夫